

# 瓊崖兵火送征帆

## 海南撤退追憶

周錫侯

### 撤退本是爲了反攻

憶自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戡亂戰局逆轉，政府撤退來台，瞬息之間，將屆二十七年；在這九千八百餘的日子裡，我們無日不想到反攻大陸，消滅匪幫，重返家園。

在反攻之前，來談談撤退戰役，也是饒有意義的事，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何況海南撤退，在當時最高統帥部的戰略着眼，是縮短防線，集中兵力，鞏固台澎，準備反攻；並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式的潰退。因爲此次撤退，保存了將近十萬的兵力，不但對於防守台灣，增強了力量，就是對於反攻的準備，也有莫大的裨益。

### 榆林形勢·憲兵任務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我任憲兵第三團第二營中校營長，駐於海南島之榆林港，兼任榆林憲兵隊長。斯時剿匪戡亂戰事，已進入尾聲。代理總統李宗仁，趁局勢危急之際，挾重金以飛美，置

國事於不顧。大陸國土，十分之九，已淪於毛共手中，僅有四川成都一隅及西康全省，尙未淪陷，正在進行成都保衛戰；胡宗南部隊盛文兵團，防守成都，掩護中央政府，由成都向臺灣撤退。

如此漫長之撤退路線，全賴空運，而空運之中途點站，厥爲海南島榆林港之三亞機場，由榆林往台灣，或乘飛機，或乘輪船任由自便。當時我營轄憲兵三連，第五連隨營部駐榆林港，第六連駐三亞機場，第四連駐紅沙鎮。營配屬於海南防衛總司令部轄下的第四路軍司令部；當時海南防衛總司令爲薛岳將軍，第四路軍指揮官爲陳驥將軍，海南特別行政區長官爲陳濟棠將軍。迄三十九年三月，成都及西康，亦已先後完全淪於匪手，中華民國之國土，僅餘海南、臺灣澎湖金門馬祖以及東南沿海如舟山、大陳各小島而已。斯時榆林港之機關部隊，海軍方面，有海軍第二軍區司令之梁序昭部；陸軍方面，有由兩廣撤退之華中長官公署白崇禧部，與二十一兵團之劉安祺部；空軍方面，有一空運中隊。尙有榆林要塞司令部、海南特區行政官公署（由海口移來）海南防總

第四路軍指揮部等。其他由大陸撤退來此之小單位，不可勝數。

在大陸時期之憲兵任務，非如在臺時期憲兵任務之單純，蓋彼時憲兵之任務，主掌軍事警察，兼掌司法警察與普通警察。政府遷台以後，憲兵當局，有鑑於憲兵兼掌普通行政警察，最容易與專職警察發生混淆與衝突，所以主動建議國防部，將憲兵令中規定憲兵兼掌普通警察之職權，予以取消，同時亦對兼掌之司法警察職權，予以凍結，專掌軍事警察勤務，此憲兵任務今昔之不同點，換言之，政府遷臺以後憲兵之任務專一，大陸時期憲兵之任務繁雜。

榆林港位於海南島的最南端，氣候酷熱，地瘠民貧；第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在此構築機場，擴建軍港，設立要塞，並建築許多營舍，以爲進侵南洋的基地。抗戰勝利後，我國全部接收，時隔四年，當時可以說派上了用場，軍港、機場、營舍，均爲我撤退部隊所利用，否則該一撤退戰役，局面將更爲艱苦矣。

### 三大部隊·成敗各殊

在榆林港，我看到三個大部隊的撤退，其中兩個失敗，祇有一個成功。成功的，是二十一兵團劉安祺部隊，劉部原駐青島，由青島撤退至海南島榆林港，於三十八年秋，奉命開赴粵北前線，阻止匪軍，進攻廣州，嗣因戰局轉移，又奉命撤退，繞道至湛江，登船回榆林港。當時臺灣派往雷州半島，接運劉部的船團，因潮落不能靠岸，劉部雖已撤至海岸，但不能立即登船，後面又有土共騷擾襲擊，當時情勢，相當困難，幸劉司令官處變不驚，指揮若定，雖稍有損失，卒能全師而還。我會聯合榆林名界，歡宴劉司令官，賀其撤退成功。

撤退失敗的，一是華中長官公署，白崇禧部隊，白部由武漢撤至長沙，再撤至桂林；該部多為八桂子弟，士兵返抵桑梓之地，思家心切，未經戰陣，即已逃散不少；嗣後匪軍進逼廣西，白部夏威兵團與張淦兵團，且戰且走，最後撤退目標，也是海南島榆林港。三十八年十一月某日，白長官率高級幕僚十餘人，來榆林港偵察部署撤退事宜，我曾以憲兵隊長身份，前往調候。不久白即親率船團往雷州半島港口，迎接夏、張等撤退部隊，詎料以上部隊，在撤退途中，遭遇匪軍截擊潰敗覆沒，未能到達指定撤退地點，以致白長官悵望雲天，空船而返。

另一個撤退失敗的，是二十六軍余程萬部與第八軍李彌部，余李兩部，於三十八年多，戍守雲南昆明，嗣因雲南省主席盧漢叛變投匪。余、

李兩軍，奉命向蒙自撤退，我統帥部擬派飛機往蒙自機場接運至榆林。按照運輸計劃，第一梯次是載運憲兵第十八團，該團幸運地搭上軍機，安全飛抵三亞機場。第二天，我軍機又飛往蒙自，擬照計劃，逐次接運陸軍部隊；詎知甫抵蒙自上空，即因匪軍已於先一日夜，奔襲蒙自，控制機場，以致我軍機無法降落，放空而回。第八軍與第二十六軍，既不能撤至榆林，不得不被迫流散，有的到了滇緬邊境，作游擊戰；有的到了富國島，四年後撤退來台。在憲兵十八團撤到榆林之翌日，我在三亞機場，晤見余程萬、李彌兩軍長者；彼等至機場，原是由蒙自先乘機至榆林，為其部隊先容者；彼等至機場，原是由蒙自先乘機至榆林，殊不知，等到當天下午，由蒙自飛返的機群，全是空空如也，彼等始知情勢劇變，其失望與沮喪的心情，不問可知矣。

總之，撤退戰較之攻擊戰尤難，如果撤退成功，人員、武器、裝備無損，也就等於打了一次大勝仗。

由成都空運撤退之立、監委員，國大代表等多人，在榆林候船赴台，但當時並無定期交通客船，只有軍運差船，往返榆林臺灣間，因我營擔任港口船舶檢查，許多立監委、國大代表，都找我安排介紹搭乘差船赴臺事宜，我本着「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心情，有求必應，成全了不少「行不得也」的人士。經我援手的人士中，以後在臺灣見面，彼等猶拳拳感念，且有幾位立監委員，以杯酒言謝，真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 瓊峽迎戰·功虧一簣

海南與雷州半島，中隔一瓊州海峽，海口至海安，不到兩小時航程；斯時雷州半島，已淪入匪手，海南島內部，又有土共馮白駒部，盤踞在五指山上，出沒無常；負責海南防衛之薛岳將軍，對由雷州半島迭次渡海來犯之匪軍，均乘其半渡而殲滅之，造成數次大捷，使海南島穩定了半年之久；詎料至三十九年四月中旬，對岸匪軍數千人，乘夜偷渡至海口附近之突出部臨高角，登陸匪軍，已被我俘獲三千餘人。因我軍處理俘虜，經驗不足，加以人手不夠，使原已成擒之俘虜，中途譁變；又因五指山土共，乘機衝出與譁變之匪軍會合，同時渡海來犯之匪軍，又源源登陸，致我守軍腹背受敵而不支，海口旋即失守，薛岳將軍之防衛總部，撤退至榆林，不數日間，匪軍突狼奔，海南島大部地方，均受侵擾。此時最高統帥部，為縮短戰線，集中兵力，確保台灣，待機反攻起見，乃下令自海南撤退；於是我軍部隊，奉命向榆林港及陵水兩處集結，準備登船撤退；台灣方面，適時派出大批船隻，準備接運部隊返臺。

### 徵用民船·亦恤民艱

是時本營奉命派憲兵押運船隻，不僅臺灣來船，派遣憲兵押運，即是榆林港附近，無論公民營大小船舶，亦悉由憲兵管制，準備作撤退運兵之用，猶憶有香港常川航行海南貨輪一艘，噸位近千，亦在扣用之列；該輪之船長容某，亟欲擺脫扣留，以便返航香港；某夜容船長突來我營部，請求謁見，渠云：「該船為香港裕記航業公司

所有，運商貨來此，現已卸貨，亟欲返航銷差，決不願運兵赴台灣，請營長恩准放行，願以黃金十條為酬」。我當即告以扣船之事，是奉命辦理，也是軍事上的緊急需要，將來是否派上你的船去臺灣，現尚不得而知，希你稍安勿躁，靜待狀況發展；黃金十條，我決無法接受，並告以憲兵官兵職務上之行為，決不接受任何餽贈與報酬；彼乃快快而去。

又隔二日，海南作戰撤退計劃，已付諸實施，自然所有部隊與物資，以裝載臺灣來船為主。我建議第四路軍指揮官陳驥將軍，原停靠榆林港之公商民營船舶，大多是小噸位的，可徵用其中一部份，作由岸至大船駁載之用；但為體恤民艱，收攬人心起見，不宜派該等船舶，擔任兵差赴台。陳指揮官欣然採納我的意見。因此，當地船舶與香港來船，最多也祇是擔任駁載一、二次，待我們撤退裝載將要完成之際，對該等船舶，悉予放行，彼等感激之情，自是不言而喻。

### 民哭四野·俱欲避禍

匪軍自臨高角登陸得逞後，薛岳將軍之防衛總部，即撤退至榆林港。我軍部隊，分由榆林、陵水兩處，登船撤退。至四月底，匪軍已迫至榆林附近，與我掩護部隊激烈戰鬥中，不時可聞槍砲聲。本營負責治安維護與港口秩序維持，依撤退序列，除掩護部隊外，本營是最後登船撤退之單位。記得是四月二十九日夜，月黑風高，淒風慘霧，撤退部隊，已大部登船；掩護部隊，在紅沙方面，與匪軍膠着，斯時許多老百姓與海南鐵

鑛局人員，亦亟欲登船撤退逃生，奈軍事當局，以情勢緊急，未能預留彼等船位；彼等不得登船，繞岸徬徨，號哭之聲，數里可聞，可見共匪暴政，老百姓畏之如虎，誰不欲避禍求生？

我是維持碼頭秩序與撤退序列之執行者，要在最後始得離岸登船，眼見紅沙與田獨方面，火光燭天，槍彈之聲，從頭上掠過，嘶嘶而鳴；但我執行任務，到最後部隊登船完畢，（有一部份掩護部隊，未及撤離。）始命我的隨身憲兵，找我營原先控制之小船，準備前往大輪；因為臺灣方面所派來之數十艘大輪，為避免匪軍射擊，斯時已遠離碼頭，停泊於港口外之海面上待命，凡登船者，必須乘小划子，划行一小時後，始可登上大船。我們原控制有小划子數艘，作為最後撤退一批值勤官兵之用；奈我們因忙於執行任務，未遑多顧，對小划子控制稍疏，致為友軍部隊奪走，以致我們無駁船登輪。斯時已是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午夜，後面有匪軍威脅，前面有大海橫阻，長夜漫漫，魔影幢幢，不禁望洋而興嘆。

### 留後掩護·冒險登輪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見我營副官賴漢樑中尉，駛來一小船，接運我們，於是我率領最後一批官兵，始得脫險航登大輪。原來是晚我營官兵，已陸續分批撤離碼頭，航向大輪，營部人員，見我久久不至，賴漢樑副官為人機警忠誠，乃在大船旁邊，搭乘返航之小船一艘，駛來碼頭找到我，否則我等或將不免為匪所俘。

登上大輪後，已是四月三十日凌時二時，我疲憊已極，船上擁擠得水洩不通，我營部人員，侷處於甲板上靠扶梯之亭子間，席地而臥，不知不覺間，我已呼呼入睡；翌晨醒來，方知已度過艱苦的最長的一夜。輪船啓碇，駛離榆林，向臺灣鼓浪前進，瞥見前後纜艦巨輪，二十餘艘，緩緩航行，儼如海上長城。斯時晨光熹微，涼風習習，海鷗點點，悵望雲天，回望海南，悲憤交集，蓋以海南撤退，是我整個大陸河山，陷入赤色煉獄之最後一幕。此時我們雖得暫脫虎口，但反攻大陸，拯救大陸同胞之責任更加重大。

我們船上，有四路軍指揮官陳驥將軍，與榆林要塞司令陳衡將軍、憲兵第三團團長莫中令將軍等，船不及萬噸，乘載官兵，超過萬數，擠迫有如沙丁魚，毫無活動餘地。出入便所或擊炊造飯，都非常困難；在海上航行三日兩夜，因倉促撤退，官兵給養，很成問題；原來海南島物產雖豐，但是貨棄於地，尚未開發，稻穀與其他作物，生產不多，祇盛產紅薯，價廉物美。

### 幸有蕃薯·最佳口糧

撤退之前，我命憲兵官兵，採購紅薯（甘藷）為給養，盛於乾糧袋內，以備萬一。果然上船之後，米麵兩缺，而且船上人擁擠如蟻窩，無法舉炊，我們的生紅薯，於是派上了用場，大行其道。因此物可以生食，既可充飢，又可解渴，甜脆可口，在無正規給養補充情形之下，憲兵大嚼紅薯，羨煞友軍，本部官兵除自給外，乃以餘薯接濟鄰近友軍。憲兵職司軍紀糾察，有時難免引起

對方不快，此時憲兵散糧濟人，自然獲得好感，也是憲兵勤務，「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又一章。

### 撤退成功·幾個因素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三日，船抵高雄，聽候國防部的點驗，在碼頭上停留一日，部隊經過點驗後，依序下船；到了此時，塵埃落定，大家才算鬆了一口氣，鎮定了心神。檢討此次撤退之所以完全成功，實由於我最高統帥部所派之船艦，適時到達，海南防衛當局，指揮若定，掩護警戒部隊，善盡職責；登船搭載部隊，秩序良好；加以客觀因素，斯時共匪尚無海空軍可以擾擊我們，否則敵前撤退，能全師而歸者，實不多見。

我營奉命開赴雲林縣荊桐荊桐村國民小學內，整訓待命，在該處訓練三個月，開赴嘉義，履行嘉義憲兵隊勤務，為確保臺灣，反攻大陸而



本文作者周錫侯先生任榆林憲兵隊長時之影照

更加努力；其他同時撤退的友軍，經過整編訓練後，都成了執行上述任務的生力軍。

是年秋，韓戰爆發，美國杜魯門總統，宣佈協防台灣，更以總統蔣公之英明領導，軍民之團結奮鬥，生聚教訓，勵精圖治，使臺灣成爲反攻復國，堅強不拔之鞏固基地，屹立亞洲，不但爲嚮往自由民主之光明燈塔，而且爲阻遏赤禍洪流之海上長城；今日總統蔣公雖已崩逝，但在嚴總統與蔣院長的堅強領導之下，無論國際局勢如何不利，無論姑息氣氛如何囂張！只要我們內部團結鞏固，繼續經濟繁榮，早日完成十大建設

## 行銀灣臺

務服 的化代現最供提您 爲



371-6376：線專務服

**綜合存款**

活存、定存、簡便貸款  
一本存摺

- 為 您做到家庭出納
- 為 您辦理免稅儲蓄
- 為 您代繳各項費用
- 為 您代納各項稅捐
- 為 您收付各種款項

**國內遠期信用狀**

減少交易風險  
便利資金調度  
隨時轉讓貼現  
採購原料物  
質歡迎使用

**可轉讓定期存單**

利息優厚  
安全可靠  
自由轉讓  
存取方便

面額：十、五十、一百萬元  
期限：三、六、九個月

**汽車進行服務**

您只要將腳踏車、摩托車、汽車駛入臺北市承德路292號本行民權分行「汽車臨櫃窗口」不用下車即可存款取款為您解決停車困難節省寶貴時間採用電腦作業並可代收代付本行大臺北地區各營業單位存摺類存款

**新臺幣旅行支票**

伍佰元 壹仟元

觀光、旅行、經商  
攜帶方便  
安全可靠  
全省通用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

，厚植反攻力量，莊敬自強，多難興邦，相信「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的歡欣景象，遲早必會到來的。